



唐書白子帖
十九卷



13
381
45

唐書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八十九

九流 一

道教 三

道士 五

瀆術 七

自然 九

求仙 十一

丹藥 十三

釋教 十五

禪定 十七

講論 十九

養生 四

圖錄 六

齊物 八

仙 十

吏隱 十二

宮觀 十四

戒律 十六

佛 十八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八十

九流 一

道教 三

道士 五

灋術 七

自然 九

求仙 十一

丹藥 十三

釋教 十五

禪定 十七

講論

養生 四

圖錄 六

齊物 八

仙 十

吏隱 十二

宮觀 十四

戒律 十六

佛 十八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諸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若田同人
購若田同人
以贖資一
贈



明治 年 未

白孔六帖八十九

卷

經十九

僧二十

寺二十一

九流

白漢書九流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子曰必也正名乎此言其及 及
 徼者為之徼許也工吊反則鉤鈇析辭而已鈇破也音匹為
 君者慎器與名不可假人也 縱橫家者流蓋
 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
 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 雜家

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灋此其所長也
 盪者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也 農家者流蓋
 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
 食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竝耕之 小說家者
 流蓋出於稗官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風俗故立稗官使采街談巷說諸侯議說也
 也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
 此亦芻蕘狂夫之議 兵權家者流 儒家
 者流蓋出於司徒官助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或者
 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

譁衆取寵後進修之僻儒之患也 墨家者流
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兼受選士及蔽者爲
之權兼愛之道不知別親疎若能修六藝之術
觀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通萬物之略也

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忌史記道家者流見道

操毫注簡文粹章處厚薦皇甫湜書操毫注簡判九流之紛蕩擿其舛駁趨于

夷騁思文粹李翰鳳閣王侍郎傳如貫珠然粹

權德輿秘書郎壁記九流百氏如貫珠然粹

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爲用者其在茲乎清於

心鏡文粹李橋上高長史書洞異趣粹

論九流庭秋水清九流於心鏡鼓舞奔走粹

白居易黜子昔格言 九流之偏說不禁而片 爲九流之華蓋

隱一品 集後序九流得失班固序之詳矣白居易九流百

家皆所詳悉穎文毛 韓傳紛蕩見上韋處

講論

自易口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講學以

釋之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侍

坐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

未盡不問 傳曰趙武子講求典禮 幼者聽

而不問 嶽嶽五鹿充宗恃貴講論是非鋒生

五鹿君人語曰五鹿 嶽嶽朱雲折其角匡鼎來匡衡善說詩諸儒

來臣說詩解發明倪寬訥口不能發明諸講尚
人願鼎力也大辯論而智不及寬也
書後漢張酺肅宗先備弟子禮令酺重席後漢
令羣臣說經史乃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
以益通者戴憑遂坐五十餘席語曰解經不窮
戴侍下坐人便乘能講論自以畢第每處以下坐
中貴論難桓榮論難常以禮讓石渠宣帝令諸儒
為論難相厭不能長勝之
貴論難桓榮論難常以禮讓石渠宣帝令諸儒
異於石渠劉更生塵尾所執講貫忘食
講亦於石渠也常詣殷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悉洛飯食
常詣殷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悉洛飯食婦人
冷而復煖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也亦不自阻乃坐帳中抑束修整帶造榻道蘊風
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叙家事慷慨留連徐問義
亦不自阻乃坐帳中抑束修整帶造榻道蘊風
旨詢理無滯抑退歎曰使人心形俱服謝不相
亦云始遇此七聽其所問殊開人心也

讓魯平叔陵和帝因朝魯諸儒平與賈逵黃香
出不得相讓之則其道不明孔反復研辯徐
者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曠從之質問不
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
若與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聽者忘勞
知其語吾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聽者忘勞
說經編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入講承光殿
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入講承光殿
始初陳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
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論難鋒生
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論難鋒生
國學觀釋奠曠發春秋題論難隨方立義
鋒生隨方占對莫屈帝異之
其要文陸德明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召博士徐
隨方立義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
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四遷國子博

見六帖八

口

卷

士古無留語

趙弘智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

皆在弘智舉五學諸儒更詰辨隨問酬答古無

留語高宗曰試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願以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疋

王方慶學有所據經條答

必據經詎據該明出其悟表

詎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

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

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

孔穎達明經高第

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為詔國子

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

儒耻出幸太學觀釋菜命講

帝幸太學觀釋菜

命講穎達講經甲上

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

叩蓋文連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

者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

遠近宗仰王公文懿唐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

更相質問文懿譬休沐講授

升堂講勸堂太子齒胄于學詔厚資賜

教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

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冲卒而

盡微隱皆希博敏而辯

七寶山座

講貫經籍俾

素

達奧義柳文音吐清辯據引淹該陳少游勿習老
玄生諸生推為都講有娼者欲對廣眾切問以
屈少游乃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
餘有

道教

自然之教 大道至修道之謂

教 城中之大 無為之道眾妙之門玄風 教父

吾將以真宗 道德之文五千尊道貴萬物之

宗也 希夷之道 觀眾妙之門坐思弘道 混

成之教正始玄珠玄訓 無名之璞道上士勤

行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妙有

虛無聖人尊道行有餘力清淨 深行 淺行

文子曰古之為道者深行之謂之道開至道之

軌躅發玄關國家教本玄元政先一陰一陽之

謂道一無也道無不存存陰而無於陰存陽而

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為 形而上者謂之

道 道心惟微 大道不器 大道無名彊名

曰道 葆光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 藝文

志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

其術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最與時遷徙

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衛守卑弱以自持此乃

君南面之術放者為之則絕去禮樂兼棄仁義

蕩者曰獨任清虛 可以為理 丘之道也其

由醯雞莊子曰謂在螻蟻在稊稗 授業觀形

晉張忠臣知至道虛無為宗依山巖幽谷鑿地

為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

朝其教以形不言弟子授業觀形而退立道

清虛寡欲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道清虛寡

女工愷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彭偃議見僧集

晉魏以來與佛駁者來與佛駁者為高識篇

請無廣道姚崇請好黃老清淨術崔玄亮少好

晚好黃老李白晚好柳并初并受業於蕭穎士

黃老術

曰并不受命而尚 邢和璞喜黃好黃老道數

孔幾遷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

將韋岳告位集方上圖不軌高重謙上變捕

世効妙物為言張薦明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

為言得其極者戶居在席之間可放曠而處道

以治大地也高祖大其言五代也

進而遊崔尚桐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唐六典

行有三事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師其三

日律師其德高思精者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

其一曰金籙大齋其二曰黃籙齋其三曰明真

齋其四曰三元齋其九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

齋其七曰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

二曰醮其三曰埋沙大抵以虛寂自然無為為

宗 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

為為妙無欲無營不損不

害辛替否諫造金仙觀

養生四

禮曰仲夏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

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慾定心氣

有四時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

勿使有所擁閉秋底以露其體易頤卦曰君子以節飲食養神

神其次養形谷神不死上藥養命中藥養性

攝生善攝生者陸清虛致心於止水納性

珠恬淡清練冰雪之容延金石納沆瀣之精

性遙之勞神役智 啄腐吞腥 味乃腐腸之藥

性色為伐道養和平血氣形勞神竭漢書云神

勞則敝形神早疲而禁精氣之戶牖復性命

滕六志百骸一漚之功以稼穡喻養生言一養

內養外視其後者而鞭之成公曰何謂也田開

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飲水不與食之有張

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內疾

下者也下王吉書休則俛仰屈伸

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被褥大温魏王

少小若被太温太渴則不便柔膚是以難可防

護易用感傷被不至甚温厚安保金石之性壽

山也善攝生崔元綜善攝生達於養生復穆宗

方士張臯上疏曰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藏

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漏助則藏

氣為不平推此論金石非可御韋澳帝問輔養之可謂達見至理未嘗以氣海爇冷物柳公度生八十非可御方士怪未嘗以氣海爇冷物攝生八十妄宜斥還之余有疆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善藥不海爇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善藥不可離手孟詵嘗語人善言不可嗇神以佑藥兼味以禦稜地泄常燠冬無嚴寒嗇神以佑柳宗元谷周君集餌藥久壽書今丈人乃盛譽止澤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欲不欲得也推而大之不卧欲縮足酉陽雜俎雍公云卧為方士所惑自言每夕濯足已四十餘年養生終自惜伐數至今六十九而未嘗有病必全懲伯華嘗採姪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

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李白送權十一序

道士

白上士勤行上士聞道仙材真錄從事於

道性與道俱惟道是從志以道寧品

登仙錄名在丹臺紫陽真人周季道入蒙山

志道美門子曰名在丹臺同塵和遺形反長

生心玉室中何憂不仙啓玄關品登奉教玄元宅心名隸紫府

心求玄珠探玄養得峒之道與江漫剗心求道

與道沉浮五千玄言人能弘道授田令

道士受老子經以上道士給田羽服玄宮孔

巧為道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福瓊華真人

為道

大曆七年以病巧詭為道士魏徵隋亂賞

資歲巨萬計

常袞天子誕日諸道為老子浮屠

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寺寫經造像焚幣

計陛下所以賞資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

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喜納賦請為道士公

輔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費密謂曰實丞相嘗

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

未韋渠牟為道士不終更為對麟德殿與佛老

報二師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不食

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不食

酒肉南蠻盤盤有佛道士祠僧食肉李嶠上書

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富商

大賈詭下臺符彙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

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絕粒學老子道三歲喪

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絕粒學老子道三歲喪

母甫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以左道幸

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

李澄出為河南少尹道士孫旣生以左道幸

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澄不為應冥

居於喂螺寄迹於軒轅昂頌志摩青雲闡視紫

投身霄嶺感景雲夢游帝居賀知章病夢游帝

道士還喻日安坐凌霄欲飛崔尚桐道士有名

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弊上言乃下尚書省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福瓊華真人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魏徵隋亂賞

欲獲此子同去薛辭之乃禱其穆背上朱篆一
行入字道流則乘虛而去薛歸觀具話其事無
有識其篆者

建寶皇宮以居

闕王麟好鬼神道
家之談道士陳守

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麟曰
實皇命王小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麟欣
然遜位命其

專太清之業

陳子昂
尊師頌

玄標仙骨

同上

駕景凌煙同 **煑石** 韋應物寄全椒道士澗
底東荆薪歸來煑白石 **仙階**

之秀 陳子昂
並仙階之秀 **見天子必拜凡止民**

家不過三夜 百官志崇玄署令道士見天子必
拜凡止民家不過三夜出踰宿者

立案連署不過七日
路遠者州縣給程 **天下道士七百七十六** 同上

稟訓瑶庭密受瓊室 陳子昂
潘尊師頌 **鸞姿鳳骨眇愛**

雲松 同 **黃冠之倫** 柳宗
元表

圖錄

白仙錄 **真錄** **靈符** 真 **金簡** 玉 **仙訣** **真**

玉冊 金 **玉簡** **六甲祕文** **萬年神術** 淮南

鴻寶萬 **王烈得石室之書** **玉版金壇之錄**

仙籍真官 **躬受道家之錄** 帝紀贊武宗奮然
除去浮圖之法甚

銑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以此 **金錄**

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同爾 **金錄**

司馬承禎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又 **秘**

書訣錄 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錄聚經籍圖

科籙教戒 崔尚栢栢觀頌科籙 **著籙之侶升堂**

者比迹 文粹懸明鏡於講肆陳鴻鍾於靈壇著
籙之侶升堂者比迹孟法師碑岑文本

靈符寶章

文粹昇玄劉光碑金開道微陳子昂

真人序豈知瓊都

秘錄寶書

文粹顧况金璫玉

命淺金錄道微

雲鶴盤旋

比夢瑣言馬朗州希振

秘錄九天丈

人之寶書

釋氏僧尼填咽一旦欲

授籙僧徒沮之馬處誠不退

致雍為箋齋詞云中

雲鶴盤旋衆去睹之判官何

致雍為箋齋詞云中

一聲空洞之音重城月曉

致雍為箋齋詞云中

數隻仙念之影碧落霜寒

致雍為箋齋詞云中

中於九隴伏龍觀拾得殘經

致雍為箋齋詞云中

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

致雍為箋齋詞云中

開元積

致雍為箋齋詞云中

灑術

御風

列子御風而行隨雨赤松子為水工

煙

煙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

竹變龍

費長房得山翁所與杖馬化鳧

步行水上

吳主遇大風百官皆

以術得

來使履不濕有酒色云子胥為設酒

幸

嚴郢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遊湖衡

按治帝不信殺承鼎

州刺史麗承鼎

李德裕方士趙歸真

以術進德裕諫曰是當敬

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

皆不願至陛下前帝

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

召與語養生術爾對

矣不聽於是挾術詭

壽數百歲李德裕上言其友

時者進帝志衰焉

壽數百歲李德裕上言其友

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

帝遣者至浙西迎之德裕

曰臣慮今所得者皆迂

惟之士使物淖水以好

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

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

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

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

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明皇時孫旣生皆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髮
 白復鬢王遠知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
 石自鬪草為人騎馳走天寶中有孫旣生者以人騎馳走揚貴妃喜自隱又有羅思遠能自隱觀之數召入宮中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自隱帝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褫以撲壓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得役鬼術呂用之亡命九笑曰上為戲何虐也得役鬼術華山事方士牛弘徵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張果白
 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見駢署幕府驢唐明皇雜錄曰張果常乘一白驢日行千里唐即疊之其厚如帟致之於中箱中變
 官人貌唐杜陽編羅浮先生軒轅集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其貌古布素者而續髮鬚
 麟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

過促令謝告先遊西涼州明皇雜錄曰上在東生容質復改善謂上曰燈影之盛天下無此然而涼州亞匹上曰頃嘗遊乎法善曰適自彼回於是令上閉日巨躍若昇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觀覽既視燈燭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俄頃復旋故處其樓下歌舞猶未終法善與上到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肆翌日命中官以他事使涼髮中出酒杜陽編軒轅集或與人飲州取之客滿座而傾之滿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歷歷而出麴蘖香無減
 有墨子術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百歲人長慶初山人楊隱書郎賜紫五代唐紀揚謂之因留止

齊物

白喻指喻馬

莊子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天地一指方物一

將明無是非彼彼我常性情故以我指喻彼指

人知天地一指方物一馬各當分也得失謂孫

鼻問羽羽然子之用心獨奈何教曰吾以來不

可却去不可止得失非我在彼乎在我乎注云

曠然無係玄同彼我何暇至乎人貴人賤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嗒然喪耦耦身也神與偶同均彼我若失亡

也顏成子游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自云孔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唐文粹岑文

矣法至孟法師碑云循大小於天倪既此大舜於

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下彭殤

豕虱張隱居莊子指要序齊彭殤一堯桀等一

貫堯桀文粹皮日休正俗既不辨窮通與修短

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李萬齡

龜菌等一死天地平元植遺病譎殤子以為堯祖彭

為孺子譎殤子以為堯祖彭

自然堯皮日休九諷正俗

白莊子曰和之以天倪文子曰聖人立灋導

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孔繫

喬松兮唐文粹馮宿撰昇玄劉先生碑瑤圖金

鼎文粹陳子昂中岳潘尊師碑得天地生成文粹

鼎文粹陳子昂中岳潘尊師碑得

天地生成文粹

天地生成文粹

天地生成文粹

崔融啓母廟碑天地生吸精張曲江謂司馬道成其法自然之謂道

仙

自神仙靈仙列仙真人羽客羽人上清靈族也

從汗漫而遊汗漫仙白日升天紫氣老子度函

尹喜望生羽翼羽化蟬蛻丹丘仍羽人

獻桃武帝駕鶴龍羽蓋霓旌旌節霓

裳霓衣霞衣羽駕雲輶風馭青

鳥西王母使桑田變海桃源秦人松喬彭餐霞却吸

沆瀣之精見紫府輕舉碧落雞犬仙淮南王皆得飛升也之汗漫焯逍遙龜鶴之壽冰雪

之壽金石雲駟絳節朱綵日月而不老配天地青

牛老白鹿羨門芝田雲裝文選三神山史記蓬萊方

獸盡白黃金白銀為宮闕欲到則風引船而去

終莫能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霞日初出青

至也曰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沆瀣貫列缺之

是北方夜半氣天地玄黃之氣也

倒景缺人在天上看曰列辭家後漢上成公密縣

歸語家人曰我已得仙辭去人藐姑射之神人

見其高舉出空良久乃沒也

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御飛龍遊于

四海之外解佩江妃二女出游江湄逢鄭交甫挑之

受佩去數步空懷蒯子訓有百歲翁云為兒時

無佩女亦不見

後有人見與老翁共磨銅人云已五百餘年也簫史秦穆公時善吹簫

弄玉好之妻焉教弄玉作鳳鳴致鳳凰來作鳳

鳳臺一旦夫妻俱隨鳳去秦人作鳳女之祠

携手仙古詩刺作秦孔極陳荒妄謾誕李藩帝

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感好神仙杜伏威好神

請祀青帝王與者方慶六世孫玄宗在位又推

帝慕神仙不死術李必嘗游嵩華終南數與靈

仙接李必贊繁為家傳又著必骸垢若蟬蛻劉

合卒帝後管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垢若蟬

蛻者帝聞恨曰為我作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

無它可致長生李邕諫曰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

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

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

下乃今聖書邀禮張果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

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尸解果懇辭還山至恒

治道神仙事語秘不傳尸解山蒲吾縣未幾卒

或言尸解帝為少室伯王遠知多惟言詫其弟

立棲霞觀其所少室伯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

累不能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躍身騰空冉冉

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躍身騰空冉冉

而去後唐同光中有任生乘鳳號為野人雲鶴

翔集飛昇而去張志和號元真子嘗歌漁父詞

須歸後於湖州刺史顏真卿耆老自童稚見之

坐雲鶴翔集飛昇而去鄉

淄齊間有道士楊仙公莫知其年壽耆老自童

稚見之或就鐵鋪借鐵椎自擊其頂或令人極

力擊之一無所損入山與虎豹為戲以手擊之

猛獸為之偃仆後唐長興中入蜀自云居峨嵋

宿寺人指空屋止宿二更後僧人忽起見火明
乃老人屋內設茵褥幕陳列肴饌飲噉自若
衆伺之至五更老人睡起取一胡盧子大如拳
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收訖內懷中
空屋神真煉形年未足見求紫微觀題壁中
如舊業市有卜者不知所從來衣服言語頗止能飛
與衆異後忽於巢縣紫微觀題壁為詩
步唐儀鳳中青城縣王仙柯拔宅上昇蜀僧中
此仙柯曰吾昔得靈藥止能飛步今全家隱於
後山更修道法上賓之命吾何望焉出此夢瑣
言石上雄黃表玄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
眉頂上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髮皓白二童
青衣髮髻夾侍立屏風側舉手指大盤石曰可
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
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
頃史白氣漫起因忽不見雜俎

求仙

自玄珠 仙存象外不可苟求道在域中空峒

訪道雖軒后之或遊蓬島求仙豈徐生知懼訪

蓬嶽以無歸秦皇令徐福藥大伏誅求羨門而

不得 或以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特

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及也養生不務

垂衣空思脫屣武帝歎曰使我得如准神仙

仙事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為仙人繫風捕影

終不可得成帝郭璞卜許邁元吉自天宜舉

升遐之道邁聞鮑靚隱迹潛遁乃候之未忍
 親謂餘抗縣雷山近延陵茅山是洞庭西門
 通五嶽於是往來茅入山見藥入山康與王烈
 嶺同至時節還家康皆疑為石又石室中見
 如飴自服半半與不復見歎曰叔夜志趣非常
 書遽呼康往取輒為五利拜藥大李少君漢武
 命也遇五利將軍李抱真好方士謂不死藥可
 見下**孔夜夢駕鶴**致有受季長者為治丹且曰
 服此當仙夫抱直表署幕府語左右曰秦漢君
 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見耳等夫夜夢駕
 鶴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賦勝餉丹
 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
 間季長曰得仙何自**妄求長年事**藩鎮王鏐以
 棄也益服三千九**篤意求神仙**高駢會平賊
 母祠數遊覽妄求**丹臺**蜀女真謝自然泛海
 長年事躡月不還**丹臺**詔蓬萊求師丹為風
 下多叛去鬱鬱無**丹臺**詔蓬萊求師丹為風
 柳乃篤意求神仙

至一處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子微名在
 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
 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昔有道**
 回求子微受度後白日上升續神仙傳**昔有道**
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一髮懸
 志道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昇天雲氣冉冉
 冉冉不見留語弟子但精堅韋應物學仙詩**或**
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韓愈誰以為
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鍾陳鼎者味爽人
口也遂乃損公卿之業學神仙**竹宮時望拜桂**
館或求仙杜甫**神真煉形年未足**有隱者過必寄
 者去而男殂以函盛瘞庭中累月不還發函看
 高黑石字如錐畫曰神真煉形年未足此為我
 十功相續**讀仙經**古來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
 郭侯家傳**讀仙經**讀仙經上有青真倚天之絕

壁下有飄飄萬壑
之松聲韋學仙詩

吏隱

白柱史

老聃為周柱下史

漆園吏

莊子為之

鄴令

王喬為之

尉

梅福子直為南昌尉
時人謂之神仙之吏

雖寵辱若驚

則宜

而是

非齊致

未爽

大隱

朝市

孔

彈琴蒔藥

趙元調宜

彈琴蒔藥如

成簡靜之化

韋渠牟南山四皓畫
圖讚故人清河房茂

長刺商山成簡靜之

大德不官

文集序大德不

官既追五

隱吏逢梅福

杜

趣近懸解迹

同大隱

文粹呂溫號州三堂記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

有志吏隱捨此何求

南樓山江州司馬馬隱記

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
泉石松霄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
此官何求焉 **祿仕優穩** 同上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
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

不異草澤之人

盧肇進海潮賦序云素無
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 **採藥**

西山飲泉涪水

雲溪友議陸暢初為江西王仲
舒讓之拂衣辭去既而採藥西山 **縣開吏傲與**

飲泉涪水客聞之以為仕隱也

與塵隔移竹疏泉常岸幘 廟寒花始發縣開吏傲與

與塵隔移竹疏泉常岸幘 廟寒花始發縣開吏傲與

豈似長安折腰客韋應物雜言送黎六郎

丹藥

白一丸五色

古詩云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化

丹砂

李少君曰祠竈丹

九轉神丹

金丹 液玉長

生靈藥不死神方燒金煉石採木去却粒將延金石

之壽以煉雪之膏方傳仙訣名採山身輕得道升天化鍊

金膏調液玉肘後方囊中藥吸而蟬蛻吞則生文武之

火陰陽之君臣之藥駐童顏延暮齒去疾痼疾延齡難者姮娥

竊而斲月竊弄不雞犬舐以升雲淮南王仙去

器亦升天上藥養命中藥性啄腐吞腥求丹葛洪聞

丹求為勾漏令至廣州刺史孔可以續年邨處

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邨處

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

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安寐案

其方書為秘劑取靈龜惟石歷歲乃能就先帝

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

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

惟嗟下深察包炎產毒未易可制裴潏帝喜方士而

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潏諫曰方士韋山甫

抑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

石性託醜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

異草皇甫謐薦方士柳泌自云能致藥為不死

台求采之帝餌藥寢躁為長年藥通柳必為長

怒不常官侍懼以弒崩為長年藥通柳必為長

年藥帝惑疽生於背帝餌之疽生於背龔宗立

之同伯誅死膚澤消槁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

見畢誠傳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漱之

長生後寢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漱之

煉丹言我取不死膚澤消槁吾獨憂之漱之

以瓊液餌之以金砂既而童顏益春真氣愈茂

李餌之而驗張易之等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

劑陸下餌之而驗功善丹砂王珣太子曰先生
最大者遊瑤曰臣善丹砂且工諧九鼎丹瀆莫不
寡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九鼎丹瀆究其
條貫岑文本玄明膏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
孟法師碑銘出問神仙治鍊吳筠帝復問神仙
喪號嘔丹甚出化黃金治丹葉法善時帝悉
由是疾益甚之非人事積歲月求之
人事積歲月求之化黃金治丹召方士化黃金
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丹設投
日請覈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
周隱唐世雷滿據朗州有廂獄吏推勘囚人是
因誤投周隱而不言乃自丹成自服仙去高宗
服食壽九十出北夢瑣言而卒及帝營奉天宮遷
道合之殯室衆謂尸解高宗聞之曰劉師為我
進者亦無異焉舊史拔宅上昇唐儀鳳中青城
山

丁有村民王仙柯服道上所遺十二粒可過
靈丹拔宅上昇出北夢瑣言
兩甲子僧道遙唐會昌中釋法入山投謁以
避歸俗之役逍遙預焉以雉黃數兩齊心奉獻
輒希丹藥先生愍而允之遺丹二粒云可過兩
甲子道遙餌之自王蜀變故後兩周丁泥壇鑄
亥治一百二十四歲矣山北夢瑣言以燒丹于
鼎泥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鑑索一以燒丹于
廬山草堂樵人直說曰白樂天贈郭鍊師以燒丹于
之後為李希烈所殺希烈既平人發真卿棺改
葬曠目如生掩之隱士曹庸山云此後三十年
能擘裂飛騰而上被羽衣行山九轉但能生羽
澤之間所謂地仙明皇十七年九轉但能生羽
翼美人為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
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
雙鳧勿去定何依李白題崔明府丹竈

記六占七

三

宮觀 十四

白清觀上清觀 **紫宮**紫極宮 **列真之守**太微宮 **列仙攸**

館互相居 **鶴觀**杏壇 **九龍之觀** **靈宮**秘宮 **將尊道德**

之風宜廣神宅 **宮觀之規** **所宜壯麗**必在尊崇 **宅**

真官唐靈旅 **仙人好樓居** **銀宮**金闕 **紫府**丹房 **碧洞**

丹臺 **上清之宮**大壯 **孔金仙** **玉真營觀**寶懷貞睿

真二公主管觀費鉅萬諫者 **天華上宮**王與廣

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 **焚香禮**

真像 **盥手披靈篇**陸龜蒙 **閑開葉珠殿** **暗閱金**

字經元稹清 **景龍**韓思復拜給事中帝 **為虛室**

以鑿戶起層臺而壘上唐文 **崇飾**草嗣立景龍

崇飾觀寺用度百出祠立建言伏見營立寺觀

累年不絕鴻侈繁麗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

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歲開發蟄蟲傷露

則損陛下 **諫作金仙等觀**草湊景龍初作金仙

豈不是思 **諫作金仙等觀**草湊景龍初作金仙

月與功雖貴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人 **冶金**

捨耕取雇趨未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飢者 **冶金**

作帝像郭英又明皇在蜀時舊宮為道士祠冶

祠後視事英又愛其地勝選 **紫府**薛願帝為築

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 **紫府**薛願帝為築

曰紫 **黃宅**唐文粹李庾西都賦 **上有鬱藍天垂**

光抱瓊室杜甫金 **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 **羽節**

凌風文粹崇元聖祖院碑金榜瑤壇 **養真靈**

境文粹尚桐柏觀頌不真氣靈蹤及文粹

關銘聆風仙錄則真傳寶圖于本支同去流沙

萬里留玉函于舊寶像珍龕辛替不諫金仙玉

營何必璇臺玉樹寶秘宇靈宅禁山開秘宇復

像珍龕使人困窮秘宇靈宅戶索靈宅禹錫

源千秋觀賀知章并官詔於會稽雲觀文粹姚

峰詩雲觀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唐百瑞雲

靈跡顯德中世宗營一道宮於皇城之西工人

他日多應與古同歲月遷移人事改再來閑處

釋教

觀紀捨宅為觀天寶九載李林甫等皆請

象法之教 金人教起西方化流中夏

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教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

今陛下所夢將是平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

尋訪佛名由以戒律為教文為禪定方便之門

拔有漏之身超無量劫道濟真俗聖愚立三世

之緣觀感設百法之要誘掖開悟愚蒙拯濟大

雲之教甘露苦空 貪著 既無傷於國經且有

補於執迷回開善誘之門施方便拯苦海之沉

溺救火宅大雨之潤眾生攝心塵勞煩

惱 解脫 惠劍維摩經以智惠戒珠法華經

靜戒猶如五翳喻日月為煙雲五靜清淨啓覺

護明珠五翳塵霧垢五翳

路之緘膝發空門之肩鑄誘羣迷以方便救眾苦報應

之緣 三車之教 不言以化無刑而威楚王英信

佛道請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微言尚

其還贖以助伊蒲浮屠之法教何嫌當有悔吝

塞桑門之盛饌也三郤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執政崇信佛供給沙門糜費巨萬不恪貧乏時

郤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崇釋氏謝萬

日三郤諂於道度門路慈雲甘露王縉本傳七月

宮中造孟蘭盆綴飾鏤非設高祖以下七聖位

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諸

道佛祠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

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

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三塗

以堙陵由緡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集駁

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

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

來之福 伐摩尼之風壞浮屠之俗李德裕一割

愛取滅蕭傲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蔡門入禁

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三所尚慕今筆梵言

口佛音不若懲繆賞濫罰殃所福况佛者可

可以悟取不常裘事見道習歌唄以爲樂裴休宣

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

說演繹附著數萬言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

詆毀者譏法善雅不喜浮屠法常切詆毀議託浮子

生生死說適所居易追賤以術高卒莫之測託浮子

望月不食葷暮節或浮屠尤甚至經溺浮屠者

漸晚節好談浮屠法有為者

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王仲舒知俗

察使有為佛老法興寫佛書饋賂僧尼莊宗

入為皇后自以出於賤微於市肆之間薪芻

入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於市肆之間薪芻

亦俟佛胡僧來迎謂道無非畏塗惟出世間

無一得法可盡心爾謂道無非畏塗惟出世間

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劉禹錫送僧

高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示

減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承法

而能傳曰宗山宗而分教曰支坐而攝化者勝

義皆空之宗也行而宣教者推破邪山之支也

釋子惠則生於像季思濟劫濁乃學于一支開

如佛土悟無深者莫如散花故業于淨名深達

實相自京師涉漢西歷鄆郢登

熊相劉禹錫送惠則歸上都

戒律十六

白以灑求道修用刑八戒堅持護持威儀戒

珠見上修行精進四分律儀三藏經律九

部各經律論小乘戒律全護珠之志雖在得捨筏

東

之心豈宜執著未及超於解脫且當攝威儀僧律國章孔

未曾有傾歎懈倦之色童唐嚴郢不空三藏自成

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異律於

定慧不可與言佛柳宗元衡山大明寺律和尚

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

峻泊侃以究戒律凡浮屠之道衰其徒必小律

洎侃以究戒律而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許堯佐

林熙怡大師碑杖屨衣巾屏居一室周密護持

戶李華潤州鶴周密護持律儀細行

守覺禪師路王維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李寄踐青

折萌汎席灌盂柳宗元送方及師至於跋

其心其心

禪定 十七

自次第之禪真如歸空相離悟法言斷捨筏忘筌萬法

乘歸一無我之真相有緣之如悟三空終超超彼

岸初地乘不退之輪證無生初地決定經不捨初

至十有漏之身無生理解法藏之絨膝之禪門正

覺不二法門入定安八戒四定慧齊修心身

無一乘也人能弘道解脫塵世無言說定慧心齊

孔離俗寂靜南蠻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七日

心不離定中

唐文粹李華左谿大師碑銘綠隨序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

定設

法與心起緣隨定設出唐文粹李華碑 無空可住是無有可捨

無空

可住是知空本 同歸性海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足情

出同

性海 寂然不動湛而常存寺白崇明傳千

燈於

智種了萬法於真空同禪龕只晏如 吾師

外不

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鳥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杜甫謁文公上方

聚疑

聞灑龍叅若護禪浩然飛蚊破面 舊相禪

繁自

尚書郎叅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啞食終不

搖動

夏既滿 斗盆燒香曹務光見趙州以斗盆

面為

破爛也 蘇尚書八十猶叅禪大瀉如黑而

求難

金面碁盤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

迷仰見斗極

一言頓悟不踐 以為真印初與佛

俱來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耶芻狗耶人不已若而不若置之耶

佛十八

白金人

紫金之像白毫之光 自相不常隨求而變 神周

無朕

應念而生 相好光明也 歸依瞻仰 妙相莊嚴 神通

變化

七寶之飾 有大威德大神象 教道發

菩提之心

展供養 西方之神 蓮花承步 青

蓮妙相

孔禁中祀佛號內道場王縉奉佛不茹葷食肉晚飾尤

謹初代宗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

明齋薰號 **逃父出家** 傳奕上疏詆浮屠帝下奕

內道場 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

終事君而非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

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 **佛西胡黠人爾欺誅**

夷狄以自神 帝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奔曰佛

入中國而熾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 **彌勒佛**

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身**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

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仁愿正色拒之 **悟之於心** 姚元崇曰佛心不 **玉像祈年** 高祖仕隋

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於榮陽佛祠以祈 **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 徐岱帝以誕日歲歲詔

于 **佞佛過甚** 孟簡晚節 **佛老者大論麟德殿** 佛老者大論麟德殿

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 **為佛老灑皆驅出境**

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有為佛 **空寂無為** 見道

老興浮屠祠屋者灑皆驅出境 **溺志於佛** 嚴挺之溺志於佛與浮屠 **惑佛** 裴寬

佛喜與沙彌游習 **李蔚贊** 若佛者特西域一稿

誦其書老彌篤云 **未聞佛能**

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 **致太平** 張鎬肅宗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

之 **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 **未聞佛能**

在養人 **致太平** 內道場諷引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

然 **攘斥** 韓愈進學解曰 **迎佛骨上表** 遷刑部

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

祠王公大人奔走颯 **頌** 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

貝騰香繫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臣雖至愚必知

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

豐

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說異之觀
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
百姓愚真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
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
佛豈合更惜身命以灼頂燔指十百為羣解衣
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
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
變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
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
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宣政一見禮賓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
宮佛跡西域天竺國尚浮屠法不殺營大像李
禁佛跡生飲酒處處指曰佛故跡也
武后將營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
屠輸錢然非用縣求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
實稅之
延賓宮主雜俎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
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

入無刻繒泥像今僧居十萬刻繒泥
為刻繒泥像以感天下傳奕跡支竺歿而
佛聲寢靈山廢而灑不作寺居易華人之謫誕
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曾累架騰直
其風李嗜浮屠灑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著
好不衰裴休傳赦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
裴休傳赦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李營
大像切諫蘇頌后管大像白司馬坂嶠清靜仁
恕張士衡太子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曰事
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憚驕震雖傾財事之
無損篤志奉佛王維兄弟皆篤志奉佛軀汗流
於禍篤志奉佛王維兄弟皆篤志奉佛軀汗流
劉玄佐亦有相國寺或傳佛教人仁弱加可汗
驅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教人仁弱加可汗
默敬連欲城所都起佛老廟敬欲谷曰佛老教
人仁弱非武疆術默棘連當其術即遣使者請

和帝以不情**佛牙**五代趙鳳有僧遊西域得佛
 牙而許策**佛牙**五代趙鳳有僧遊西域得佛
 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
 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
 碎之以利人為急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中
 乃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刑人為
 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
 惜哉由是羣**佞佛**五代馬嗣孫既學韓愈為文
 臣皆不敢言**佞佛**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
 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謂之
 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
光明彌陀像安國寺彌陀像法空自光明寺移
 放光因**韓愈與孟簡書**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
 號光明**韓愈與孟簡書**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
 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著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如小人也真身已死其鬼不靈加禍於守
 道之人如小人也真身已死其鬼不靈加禍於守
 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肯臆作

禍福於其**青蓮承跌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葱籠**
 間哉韓文**青蓮承跌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葱籠**
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劉**于闐玉像**高一尺
 尺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大雄**功包陰
 成截肪無玷膩彩若滴酒陽雜俎**大雄**陽力掩
 造化首出眾聖卓稱大雄李**使苦海靜滔天之**
 白崇明寺尊勝陀羅幡文**使苦海靜滔天之**
波疑山滅炎崑之火上**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正覺錫碑無有十纏之惱柳宗元巽上人修院
 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眾寶
 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之惱羣聖以為友云
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柳文西軒記夫
 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
 性豈異物邪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壙闢靈照之
 戶廣應物之軒**本自依依迦葉何曾藉偃佺**杜甫
 者吾將與為徒**本自依依迦葉何曾藉偃佺**杜甫

浮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柳宗元治金銀像大或

十圍環王喜浮屠道治金銀像大或十圍

經

四句之偈 十二部尊經 貝葉之文 翻

白馬馱 三藏 誦經 文字性空 佛

羅什所譯 姚崇卒治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

書 箴血寫佛書 肅宗庶人張氏帝不豫后

減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

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

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

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

與像何所施為 鏡臂血寫浮屠書 韋綬父喪鏤

爾曹謹不得為 梵經 碑手寫金字梵經 金澱書經 上佛之

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 言之著

柳宗元送 六百五十七部 沙門玄奘俗姓陳鄢

琛上人 正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天竺凡十七年

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

一十一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

五十七部佛舍利像等甚多太宗在東都留所

得經像於洪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遂請朝謁

太宗以洪福寺為翻經之所御製聖教序高宗

為太子作述聖 記出南部新書 僧 二十

回棗門 沙門 苾芻 長老 高惠炬 涅槃經 日密

開土 僧 衆 高 惠 炬 執 惠 炬 信

行淨利根辯才上人彼上人者僧佛善根佛書出家福地

修道灑器道塵心梵行身則有為所以歸於

三寶心實無相演灑有緣遊方無住繼七祖之業

振錫浮杯脫略塵境法歸門虛幻非實身喻芭蕉

之形明徹無瑕修行坐宴五蘊皆空諸漏已盡

謂六觀色身頓悟無生之理處世界當持覺性

幻行道忘聽灑身心之惠支許支許支道字道

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眾議謂無養馬有

以歷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也支道林鶴

支遁馬者或譏道林道林放鶴有遺支道林鶴

曰愛其神俊聊復畜耳受女高僧傳鳩摩羅什姚

爾冲天之物寧為耳受女高僧傳鳩摩羅什姚

目之玩者乎遂放之受女高僧傳鳩摩羅什姚

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馴虎高僧傳惠永

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馴虎高僧傳惠永

融之學觀肇之名皆僧名高僧傳六時人稱通

第一乘杯食肉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

精持飲酒食肉木杯渡河因名焉不修細行不甚

與俗人不殊也天女高僧傳戒行嚴潔嘗有一

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

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

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賦詩惠休善屬文人

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賦詩惠休善屬文人

能弘道出塵呪水生蓮佛圖澄妙通玄術腹

水側引五藏洗之還內腹中取食針羅什不

鉢盛水燒香呪之生青蓮花彌天桑門道安俊辯

海習鑿齒天釋道安鑿齒對曰四度人格王公已

信

下薨別勅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已上三人
 並須亡者子孫及妻媵并通取周親妻媵不須
 試業若數不足唯見在度如又祠部格云私家
 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也又部曲客奴婢等
 不得入道如別勅許出家後犯**元武尉**
 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也
 少為浮屠法太守見之不得**篋辱**王縉盛陳禍
 偉其材表為元武尉**不得篋辱**福報應代宗
 意向之詔天下官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訓
 司不得篋辱僧尼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訓
 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賦耗國衣食請行業
 不如令者還為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敕**
浮屠方士無兩競金仙公主為道士築觀京師
 詔崇玄護作日萬人羣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
 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并太極殿自稱天子
 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私侍**合浦公三
 流嶺南且救浮屠方士無兩競**私侍**浮屠智勗
 逆占禍福惠弘能**冒為沙門服**上官儀父弘為
 視退皆私侍也

大業末為味稜所殺時儀請捨家為桑門蕭瑀
 幼左右甚免冒為沙門服請捨家為桑門蕭瑀
 屠法問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上大雲經**
 矣復奏自度不能為乃詔奪爵**為安國寺奴**
 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不喜**為安國寺奴**
 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為安國寺奴**
 竇懷貞表請**怙勢奪民邸肆**薛登為御史大夫
 為安國寺奴**怙勢奪民邸肆**薛登為御史大夫
 王勃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奏之或勸以
 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拔**
親樹知畜妻養孥辛替否疏曰今出財依勢避
 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不
 孥非善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不
能擐甲胃又曰假如兵革相乘則沙門不**隱嵩**
山修浮屠武平一武后時畏禍不**汰僧偽濫**姚
 崇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戶強丁因避賦役
 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

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

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

食千僧效杜鴻漸自蜀還食千僧遺命依浮屠葬

不為**飯千桑門追福**千桑門追福妖妄李尚

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飯**

已鏤石著驗尚隱劾奏妖妄詔流懷照播州

萬僧李蔚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普加髮落德

裕劾奏王智興為增泗州募願度為僧者人輸

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髮落自淮而右戶三

丁男必一男別髮規免徭賦所度無筭臣閱渡

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過

則前至天子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夜飲火其廬**

十萬不為細變有詔徐州禁止夜飲火其廬者歸

柳惲魏少游表為判官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

罪唐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惲與其條崔祐甫

白奴克魏少游趣訊僧始度僧屋肅宗改元祝

僧首次因厚謝二人

髮事浮屠楊元琰敬暉武三思所構元琰

宗不**緇衣半道**魏元忠陳請祝髮事浮屠中

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定直昔之

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不**以茲入道**

徒為**收貲濟軍**裴冕建言度僧道上**講灑**劉

恭招浮屠**以鼻為民**鄭餘慶知吏部選浮屠法

與講塵**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達**

為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

慶効述猥賤不宜與**亡為浮屠**無成納青州人少

二司雜治時違其言**浮屠嫉見遇**吳筠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

浮屠**還治儒學**馬嘉運少為沙**政事參決**吐蕃贊普

桑門**帥夜光**少為浮屠至長安因凡仙公主**亡**

命李德裕除浮屠法僧亡命者多趨幽州德裕
 命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
 授居庸關吏曰益仲武懼以刀請僧道士一切
 年李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彭偃曰今僧道不
 夫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每慮三萬五
 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
 有為二雜役與民同之裴洎言曰傳曰女子十
 有為一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
 士一為父之道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
 許終身為編人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柳宗元
 還歸寺序皆童髮黃金獅子承高座李白送蜀
 毀服以游於世黃金獅子承高座僧晏黃金
 獅子承高座白紹釋風於西域李白祭壻於西
 玉塵尾談重玄紹釋風於西域李白祭壻於西
 迴佛曰日夜誦經九函東川解魔寺僧吉
 於東維

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居長安慈恩
 之皆出水而使之去即沒出蜀普錄
 寺張策少好浮屠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
 恩寺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赤髻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劉禹錫送僧元嵩南遊

寺

白佛寺 仁祠 招提 精舍 灑門 梵宮
 寶地 祇園 紺園 化城 淨土 象灑
 之教 旣務棟宇之規壯麗大壯小日宮 月殿花
 界蓮花 蓮宮 奈苑 二梵之福 阿含經世尊說若
 梵之 鹿苑 龍宮 灑宮 鷲峯 諸佛攸館 衆聖
 國家恢弘象教 仁祠 廣闢淨土 精選 日月天宮

琉璃金界金繩鐵圍山雞足山鴈金刹香布金

之地多寶孔興廣祠廬侯希逸為淄青節度使

請併寺蘇瓌徙同州刺史鑄浮屠立廟塔役無

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補憲寫

尼濫偽相半請并寺著僧常負數缺則補

宮省安樂公主營第及安樂佛廬荊州河東寺

蘇良嗣皆憲寫宮省而工緻過之荊州河東寺

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平奏易之

而當世恨造浮屠大像秋仁桀武后將造浮屠

其少學云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稅天

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

下浮屠錢營佛祠張廷珪武后說稅天下浮屠

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

木為塔極冶之金為像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

也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祠部凡天下寺

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

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注三千二百所僧二千

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眾事而僧持

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

以清淨慈悲為宗唐六典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於丘墳鮑

信指生丹素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

之間承纏冰炭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建

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

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立寺稱朕哀

矜之意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等為碑銘

以紀功業唐正觀白司馬坂復營佛祠神龍初

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營寺

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

塔宋務光神龍元年上書曰自頃營寺廣殿長

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

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

廊辛替否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盛興佛寺公私
 疲匱替否上疏曰今疆場危駭倉稟空虛卒
 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伐木空山不給
 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
 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榮身以害教今
 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禪府虛幣損人也
 廣殿長廊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蠹財數
 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蠹財數
 百億又同上疏曰中宗為佛寺東都白居易後
 為佛寺詔毀佛祠韋博昭詔毀佛祠悉以浮屠
 東都詔毀佛祠韋博昭詔毀佛祠悉以浮屠
 鑄銅為瓦金塗王縉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
 浮屠數十輩行毀屬下浮屠私廬李德裕毀屬
 州縣歛丐貲貨毀屬下浮屠私廬李德裕毀屬
 數千以地與農蜀先主祠旁有綠材其民別賜
 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賜
 寶座二李蔚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座二度高二
 丈構以沉檀塗髮鏤龍鳳葩藹金鈿之

上施復座陳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助
 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檐珍麗精絕助
 營開業佛祠開業佛祠羣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
 受有詔榜曰懷恩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
 却之佛祠請榜曰百寺有百寺琉璃為甃錯以金
 為佛祠請榜曰百寺有百寺琉璃為甃錯以金
 懷恩以塞帝疑百寺有百寺琉璃為甃錯以金
 銀丹彩紫鑲塗地覆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混
 以錦綉王居亦如之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混
 遷浙江觀察使聞京都未平毀珍樓寶屋國貨
 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珍樓寶屋國貨
 不逮高力士於來廷坊建佛祠神龍佛祠裴延
 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出軍攻
 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出軍攻
 戰必禱佛祠鍾傳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惠林佛
 祠李源惠林佛祠積餅餌為犀象高數尋惠林佛
 祠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表鞞川第為寺維

母亡表朝川第安國佛祠李絳是時盛與安國
 為寺終葬其西佛祠侍臣吐突承確
 立石紀聖德焉營造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
 錢千萬緡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
 德音忽自立碑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
 示人以不廣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
 食貨志武宗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
 緇廬唐文粹李天雨花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
 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救佛室崇佛室為學者
 改為雲華出酉陽雜俎佛室居會其徒而委
 嚴其道擊磬鼓鍾以起樓架閣切星漢麗止者
 誰韓愈送杜甫大雲寺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
 澄觀師詩杜甫大雲寺詩
 清樓晴芳玉繩回花宮玉斗生網戶銀河耿花
 斷絕鐵鳳森翔翔香山香雲徧山起花雨從
 寺山香雲花雨天來李白尋山僧地靈生寶

步步珠塔劫宮
 澈香不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
 廼大雲寺詩
 浦石壁諸禽遍
 杪不復辨百身一莓苔
 唯以笏量基
 如聞唐高僧傳
 有維摩故宅慶中王玄策因向印度過
 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
 閣謁金像韋應物曰禪詩躋閣殿宇餘丹紺
 峭歆懸韋蘇州巖堯青蓮界
 東西林精舍詩巖堯青蓮界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李白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八十九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

鬼神 一

禱祀 二

禍福 三

敬遠 四

淫厲 五

報怨 六

神異 七

妖恠 八

由人興 九

寤前生 十

知亡日 十一

再生 十二

造化 十三

變化 十四

鬼神 一

神降

傳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將興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

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聞號請命神

賜之士史囂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

之主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困是鬼神之主也惟爾有神裁之祝禱億

吾鬼神安衛格思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仰得一之靈老子曰神

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歌降時萬之福十爾有神時萬時億神則不

怒而威無作神羞禮曰百眾以畏以服明神

靈神有不通楚詞靈將恐歇見上亦莫不寧山川鬼神

神享德禱祀貴誠幽則有鬼神言可以助天地成化率人事神

以禮 依人鬼神依人而行洋洋乎若在其上 聰明

正直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鬼謀

宣室之問漢文受釐宣室感鬼神事問賈誼無誼具道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

鬼論阮瞻字千里製無鬼論人莫能難自謂此

曰僕即鬼也載鬼一車感而遂通 神之盛

也禮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肝饗冥幽途 無鬼阮晉

脩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為鬼脩獨以為無

鬼邪論者大罔象浮光翹或畢方度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以鬼動眾王世充李密破化及還

世充欲擊之恐上心未一乃謀以鬼動眾令德

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

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急擊

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

戰龐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闔兵蜀人畏

鬼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

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為設條教

鬼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

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為設條教

鬼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

託鬼神致位將相與吾受命不

私陸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哉

王與擢侍御史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漢

鬼事至是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稍以紙寓錢為

會海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

俄而陳子昂上言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馬醫夏

哇之鬼柳宗元答許京兆孟容書每遇寒食則

望又何以云哉柳宗元貞符詩曰天之誠神

神仁之曷依廟於羅池既設柳人懷之託言降于

於羅池韓愈神相趙昶巢之圍相夜振師疲而

士爭奮死鬪禽賊人而狼首薛延陀傳初延陀

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

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人之所事韓愈祭文

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人之所事神之所依

者惟人人之為鬼所殺明崇儼儀鳳四年為盜

言崇儼役鬼勞善視鬼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

苦為鬼所殺降丹鳳門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

符鬼夜哭五代王鎔已死張文禮懼病自為留後山

趙五代李業高祖皇后弟隱帝即位宮中數見

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

臣所聞始太白山神翔與事者五人而延朗為

太白山神

三

孔目官有警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房嵩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嵩不曉其義濛曰神言如此不能解也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樞前無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夜叉精高禮夜回顧嵩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夜叉精也嘗詰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於樓中禮亦屢往視之一日蔑而登光庭知之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禮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其非人吳越備史忽見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持一板書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吉長吉君為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射鳥嶼李白天門山銘云推川有神牛渚性牛物目圍車輪光射鳥嶼氣凌星辰

日圍車輪光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

甘棠詩會昌中許

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

甘棠詩孝廣路由

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

太平曲忽鬼市長安中秋夜有人聞吟曰大街入林不見

鬼市鼓歌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

又有聞和者曰九衢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樵夫

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南部新書樵夫

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

逐疴鬼樵孫

文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迎顏作怡愉愉

便佞阿意奉歡死而有知是為諂鬼此鬼依人

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洪者

克已沽名飾情釣聲內包禍心外示舒弘死而

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

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膠唇

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

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

與者鉅萬藏家貫朽仄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

死而有知是為鈹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

不自子之巾衣

三

交權貶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無鬼
吾必快所求是資於他鬼也此為我招之無鬼
論林蘊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有嘯於梁從而

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

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

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

韓嶽神迎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問

文嶽神迎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

婆云嶽神在道左朱鬢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

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繫鞵迎立庭下呼

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

神金天王開元傳信記鬼神事眇茫推明者所

不道柳宗元不欲與鬼神為讎歙州江處士好

與韓愈論史不欲與鬼神為讎道能制鬼魅有

婦人嘗為鬼附請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

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洒

一室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
坐不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異人錄
稱江淹謝於途各出所有互易之會飲未

終有二人造賦否乃折葉書之自稱江淹謝莊異聞錄瀆

鬼濛鴻嶽祇嶻峨韓愈聖山鬼迷春竹湘娥倚

暮花甫杜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

李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皮日休鹿

禱祀

白欲徼福願乞神不享矣 致力於神 可薦

於鬼神謂潢汗行潦神之吊矣 丘之禱久矣

鬼神罔饗為誠無瀆鬼神 鬼神無常享享

于克誠 鬼神非其類不歆其祀 鬼猶求食

禱祀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 非其鬼而祭

之者諂也 鬼難之主 祭神如神在 獲

罪於天無所禱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

焉 祭不祈 供給鬼神 孔海道酌水誓王

方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

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

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蒸 專以祠解中帝

意 帝意有所祈禳大抵類巫覡 造大樓祈祥 闕

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日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

裳且言闕妄書生耳可 誓神得泉 裴識徒靈武

而鑿之果得泉 媪龍祠 康間湍瀨險澁惟乘

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 裴行儉 帝詔行

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裴行儉 帝詔行

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

真導者遂路將士飢乏行儉止管致祭今日水

泉非遠眾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眾皆驚以方漢貳師將

軍 張守珪 都督州地沙碛不可藝是時渠竭為

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

大木數千障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防耕者如

舊州人神之 蒨祠以祭 勒鎮使城一隅地屢築

刻石紀事 蒨祠以祭 勒鎮使城一隅地屢築

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 禱江 劉漢宏悉軍十萬

見因其處蒨祠以祭 禱江 劉漢宏悉軍十萬

虜董昌禱於江有 禱軋犖山 安祿山母居突厥

虜所謂闔戰 匿林中禱馬 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記不占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張仁愿始朔萬拂雲祠軍與突厥以河
 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厥每犯邊粉墻丹柱然
 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粉墻丹柱然
 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粉墻丹柱然
 魄動下馬拜松柳一逕趨靈官粉墻丹柱
 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塔偃僕薦脯酒欲以表
 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睚眦同韓愈衡廟
 手持杯玦道義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韓愈衡廟
 詩 圖像之威黜昧就戮故制捕撲下窄不足以
 白侈剥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戮而又梁桷赤
 藩拔級夷庭木秃缺偃王廟碑 女巫澆酒雲
 蒲空中紙錢窻窄鳴風寒雲山鬼來座立祠房
 解袂張嘉祐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
 忠臣立祠房解袂衆心為安三歲入為左金吾
 備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禍福

天道福善禍淫 神之所惡 神所勞矣

君神必據我據安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神其

吐之吐之謂不神降之福 降福穰穰 小信

未孚神不福也 介爾景福 卜爾百福 時

萬時億 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不善之家禍實有道

之日傷人監德 觀惡見鬼鬼神害盈而福謙

易善為積慶正可狐突適下國見太子申生申

日夷吾無禮吾將請於帝矣將以晉卑秦後七

左傳 多福梗無患崇孔諭以禍福蕃犯京師吐

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羣盜主禍不旋踵上官儀
 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為奴禍不旋踵莫陰禍于都亭
 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陰禍于都亭
 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旋踵莫陰禍于都亭
 驛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
 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
 使國家失信四夷禍福無基公拓反為行軍元
 以為陰禍有知云禍福無基公拓反為行軍元
 師討之將發大饗士拓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
 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於
 物無重諸君憂公拓禍患貫盈今仗威靈以問
 罪括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眾心為
 安本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張鑑武元衡暴
 傳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當諭眾
 忠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張鑑武元衡暴
 以禍福今變起倉卒當諭眾以禍福肅清宮室
 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陳子昂對三事其三言

而生機靜則有護養孽萌以成禍根序藩鎮
 覆動則有禍用才辯絕人敏于問振災邀福帝問
 反禍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問振災邀福帝問
 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
 三舍漢文除秘祝粉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
 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
 巧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却災故託諷
 焉戢檢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揚炎自道
 校戶部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揚炎自道
 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
 登上台可常哉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揚炎自道
 可棄是乎及禍福何常張道源拜大卿時何
 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詭跡
 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資以衣食遣之詭跡
 避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不逃禍徐堅初太平
 依暨屢邀請堅不許又非求高逃禍耳固推
 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固推

福及子孫蔡廷玉朱泚奏署幕府是時幽州兵

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李岫將作監見權

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李岫將作監見權

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

大人居位久矣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

得乎林甫不樂曰終免于禍揚涉昭宗時至

勢已然可奈何終免于禍吏部侍郎哀帝時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

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

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積善以致

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王積善以致

福脩德以消禍高郢代宗為太后營草敬寺郢

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消禍不勞人以讓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福

於民而莫之為禍適丁民之有是時也福

不以屢徵倖晉陸贄奏議禍或祈死吳克勁越夫

大族劉公殘暴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子孫無遺種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

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

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未嘗不及禍

者未必不可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

此自然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太子問

之理也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太子問

奈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林驕虐雖

輕財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林驕虐雖

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

福及子孫蔡廷玉朱泚奏署幕府是時幽州兵

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李岫將作監見權

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李岫將作監見權

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

大人居位久矣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

得乎林甫不樂曰終免于禍揚涉昭宗時至

勢已然可奈何終免于禍吏部侍郎哀帝時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

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

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積善以致

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王積善以致

福脩德以消禍高郢代宗為太后營草敬寺郢

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消禍不勞人以讓禍韓愈原鬼故其作而接於

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福

於民而莫之為禍適丁民之有是時也福

不以屢徵倖晉陸贄奏議禍或祈死吳克勁越夫

大族劉公殘暴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子孫無遺種君子小人之禍福五代史君子

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

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

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未嘗不及禍

者未必不可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

此自然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太子問

之理也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張士衡太子問

奈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林驕虐雖

輕財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林驕虐雖

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

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

君子得禍為不幸

君子得禍為不幸

敬遠 四

白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子不語怪

力亂神 傳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民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神之德 子曰鬼神之神之為德其至矣乎視之而

盛德以承祭祀洋洋乎不加敬而人自祇 仲

居曾不語神 季路焉 鬼神享德 祭祀 子曰夏道

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 殷人尊神先 瀆神

人神異業不可瀆之 史記 迎佛骨上表 韓愈迎

表曰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吊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慢侮即死 韓愈羅池

挑菊夜除不祥然後進吊 廟成 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

廟門 即死 冥應肝蠻 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

淫厲 五

白白虎嚙驂 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嚙驂卜黃熊

入寢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晉

入寢侯使韓子問子產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

三代祀之為盟王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

問淫昏 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 具丘之豕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多則魂魄彊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宵三世執其政柄而彊死

猶能為厲不亦宜乎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

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

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實沉臺駘

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歸也

沉臺駘為崇子產曰實沉參神也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乎

河神為崇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為崇王不祭大

江漢離潭楚之望也不穀雖既非正直之神是

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

淫昏社宮之鬼曹莘邑之神黎丘

之鬼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丘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鬼之爭光滅燭曰耻與臆魅爭光

日為妖而棄常之人為厲神茲夏方有德鑄鼎

使民知神茲故人入山鬼責子王表

林不逢臆魅之屬

自稱王表周游人間飲食言語無異而形不可

見孫權以羅山印綬授表表隨使語權所在與

守令旋論水旱往有驗明年亡兒入夢

去孫盛曰求福妖邪亡之道也

字子通妻夢亡兒曰今為太山伯樵悴困苦不

可言今廟西有謳士孫珂為太山令願屬珂令

轉我樂處濟訪得珂言太山錄事大厲

後月餘夢曰已得轉太山錄事大厲

妖夢申生曰狐突不寐而與立神式

雜坐及巫覡孔高宗廢后以巫祝解謝

為武后所殺武后頻見二人被髮漚血為厲惡

之以巫祝解謝即遷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

都唐兵為崇

薛舉劫愛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

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

然之方行而疾召巫占視言
 唐兵為崇舉惡之未幾死
 女厲進謝庭中
 景光略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
 殺其妻以貫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實論殺
 之既而有若女厲者
 冤氣在天
 高沐初淮西平
 進謝庭中如光妻云
 李公度與大將李英彞教獻三州使長子入
 懼李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彞賈直言諷師道
 侍師道然高沐冤氣在天禍且至
 見有物為厲
 英彞復死是益其崇也乃止
 太后遣攝右臺
 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
 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
 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驅之水
 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人乃誣奏流人怨望
 請悉除之太后久乃知其冤使所殺為厲
 其家國後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為厲
 夢挽
 弓射
 宋瑾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
 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
 尸投於雷公塘其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

網其骨葬塘側
 召巫祈之
 玄宗太子瑛武惠妃
 立祠其上五代
 鄂王瑶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
 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
 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
 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數歲亡

報怨
 報德附

白死既有知
 鬼猶人為不道
 鬼訴趙氏之冤
 搏膺入夢
 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被髮
 矣良夫之酷被髮叫天
 衛侯殺軍良夫夢見比
 為渾良夫叫
 有怨必讎
 伯有之無道則見
 齊侯
 彭不察其由
 自貽鬼誅
 鬼得當休明之代
 物不
 而聚怨之人
 鬼將魏其之讎
 田蚡
 侯灌夫其春

盼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伏謝罪下徐伯之

所視鬼膽之曰魏其侯灌夫共咎殺之

儼仲堪殷仲堪先遊江濱見流尸接而葬之旬

君惠以報水岸為洲君當女子稱冤為後漢王純

為州言終而沒果為荆州女子稱冤為後漢王純

蓋亭夜中聞女子稱冤言是長亭所殺即今結

門下游微是也純為理之具服亭下遂無怪結

草左傳魏顆用父治命嫁回杜回躡而顛遂獲杜

回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報也盧鉉史事章

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也盧鉉史事章

堅為判官善張瑄及按謹矜則願假頭吏卒死日見

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頭吏卒死日見

援刀自刎腹微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

命家人讓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

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刎腹死頃而蛆腐

叩頭若謝辜狀崔器兩京平令王官陷賊者悉

入含元廷中乃建議陳希烈

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

謝辜狀家人問之曰達奚珣訴於我三日卒

生人接死五代蘇逢吉族李崧家逢吉夜宿金

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

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

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

其首適當李叩頭乞命朱泚敗去涇州百餘里

崧被刑之所叩頭乞命朱泚敗去涇州百餘里

之墜馬良父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朱弓彤矢收

段司農尋為韓旻梟之南部新書朱弓彤矢收

之死軍容楊玄介有力焉收有子為壽牧見收

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力焉收有子為壽牧見收

許我離楊玄介我射之已必世人盛言宿業報

死也俄而玄介暴卒同上必世人盛言宿業報

應柳玘家訓曰奇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為御

宿業史鞠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世人盛言

報應賣花娘子結豪親而謝其故妻棄尸江

并其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人所殺後數
 歲奉使廣陵舍逆旅見一婦人賣花貌類其殺
 婢既近乃真且云往者為賊所繫幸而不死得
 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賣花給食而已復問
 娘子所在可見之乎曰可即入一小曲巷中拍
 一貧舍曰此是也其妻乃述艱苦俄而設食具
 酒延入內室日暮不出從者覘之但見白骨一
 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
 也居

神異

白王猛賣畚

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
 之而無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
 深山見一老父踞胡床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
 顧乃嵩應姬得金照社試探之乃得金自是諸
 子官崇並有才名至

應姬得金

糜竺家失火

蜀志糜竺字
 仲東海人

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
 婦人求車奇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
 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愁請之曰
 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盡出財日中
 男發陸雲宿王弼墓晉書陸雲字士龍將宿故
 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
 子辭致深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
 人居却尋乃至王弼墓康受廣陵散華亭彈琴
 墓雲自此談玄大勝嵇康受廣陵散

寧得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無人見有
 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坎地獲古戟十二
 尹思貞加銀青光祿大夫
 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

為公呵禦
 蕭遘字得聖起居舍人
 而人異焉為公呵禦

况悟俄謂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秦

高駢傳秦彦者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
 繫獄且死夢譚曰秦彦而從我去寤而視賊
 破因得亡命 **神覆藥鼎** 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
 後即名彦 **神覆藥鼎** 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
 宮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
 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而不自安密語侍讀張
 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
 帝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
 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 **忽曰得活** 懿宗淑妃
 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 **忽曰得活** 懿宗淑妃
 鄆主邸宣帝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王
 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如護侍左右生女未
 能言忽曰得 **神光滿身** 唐杜陽編宣宗在藩邸
 活王驚異之 **神光滿身** 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
 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遂奏文宗云
 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腔
 曰此真我家 **女登感神而災運作** 文粹崔融啓
 他日英王 女登感神而災運作 母廟碑華胥
 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災運作 裴寂開
 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

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
 神自！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後貴
 震當

妖怪 妖鳥附

白 天乃降災 國時鑄鼎象物 聖人備罔 懸鏡鑿
 形 道士防魘 反物為妖 傳曰天反時為災地反
 則妖 國將亡必有妖孽 何奇不有何怪不儲
 災生 國將亡必有妖孽 何奇不有何怪不儲
 賦 是何祥也或有憑焉吉凶咎沴氣徵恠物子
 曰明於性者天地不能恠 使人知神姦 謂鑄鼎
 審於符者恠物不能恠 使人知神姦 謂鑄鼎
恠人 禮周大傀 周禮凡大傀災異合 十輝 周禮視
 輝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 物魅 之魅 侵象 謂侵
 凶注云輝氣也其類有十 物魅 之魅 侵象 謂侵

妖不勝德 祆攘除厭勝 禱見豕負塗 易桑穀

共生于朝 記曰七日大拱 石言於莒 師曠曰石

憑焉不然 六鷁退飛過宋都 內蛇與六蛇鬪

內蛇死 六年而鄭厲子不語恠力亂祚 王母

籌 漢成帝時關東人行西王 見人徹屋鼠觸人

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壞 犬

禍 漢成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

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 驢鼠 晉宣城郡有一

皆為狗五月乃曰犬禍也 驢鼠 物大於水牛灰

色庫脚脚類象背前尾上皆白瓜力 官舍多妖

恠 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惟前尹皆不敢處

遂絕妖 射妖鳥 周禮若族氏掌射國妖鳥若不

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覆鳥

巢 秋官若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上而去之 射神 若神則以

十八星之號懸其巢上而去之 射神 若神則以

注妖鳥惡鳴之鳥鴉鵂之類 射神 若神則以

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云神謂非 問鵂 賦曰

鳥獸之聲或叫若謔謔出出之類 問鵂 賦曰

不祥鳥也 誼以謫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

入室主人將去請 穿井得土缶 家語季桓子穿

問于鵂子去何也 穿井得土缶 井得土缶問孔

子孔子曰木石之恠者糞水之 孔臨水自鑿

不見其首 越王貞臨水自鑿不見 李密 初密建

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

不學之中六

五

屯營羣鼠相啣走西 **朽木** 王方翼嘗夜行見長

北度洛經月不絕 **水化爲血** 崔彥曾始治第鄭州引水灌沼

乃朽也 **液密爲人** 昔 **栲水變血** 事河間元王孝恭 **鄭覃**

妖氣 李宗閔楊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

邪即出爲 **雄鷄光燭地** 中劉武周母趙嘗夜坐庭

明州刺史 **獨孤及上疏** 去年

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 **獨孤及上疏** 去年

生武周後起兵六年而滅 **獨孤及上疏** 去年

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霜降三月苦熱錯

繆顛倒診莫大焉陛下宜反躬罪己兢兢乾乾

以徽福于上下必能 **生豕二首四足** 部侍郎民

使反妖災爲和氣矣 **牙城物怪** 李吉甫改

家生豕二首四足欲以聞 **牙城物怪** 李吉甫改

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 **牙城物怪** 李吉甫改

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 **菌生帶**

居吉甫命苗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 **菌生帶**

上 鄭注敗前菌 **藥化爲蠅** 楷中藥化爲亳州聖

水 李德裕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

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輩血老老之人率多死

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

言昔吳有聖人宋齊有聖火皆本妖洋古人所

禁請下觀察使令孤楚 **炊甑裂** 杜牧炊甑裂地

真塞以絕妄源從之 **炊甑裂** 杜牧炊甑裂地

生毛二尺 吐突承璀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

集城門 鄧景山以文吏拜青齊節度使徒淮南

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 **柳宗元貞符曰** 之後

妖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柳宗元貞符曰** 之後

夜卧常有光恠 劉建鋒傳殷弟賓晚事揚行密

爲黑雲車使與錢鏐戰數有功

夜卧常有光惟行密知梟嘯其屏鼠走于前路
 之日吾今歸汝于兄梟嘯其屏鼠數十走
 潛為遂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
 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
 血突厥處羅復會天雨血三日國突厥雀
 于府立阿史那泥孰富為可汗始虜未叛
 群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
 春還悉墮靈夏間堂下斷臂周仁軌后母
 率無首泥孰果亡堂下斷臂周仁軌后母
 酷嗜殺戮異日月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
 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人
 刀承以臂梁州大鼠五行志弘道初梁州
 墮地乃悟梁州大鼠五行志弘道初梁州
 數百鼠反齧猶少選聚萬餘狐入李承嘉第
 鼠州遣人捕擊殺大餘皆去狐入李承嘉第
 初有群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
 無故壞又秉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災開元十五年衡州火災延燒三百餘家
 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燭籠所至火即發

中夜有歎聲

武后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
 井中夜有吁嗟歎惋聲俊臣以木

投之木忽自

泥像汗下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黑

汗滴下以紙

空中有若旌旗狀元和十二年春

承之血也

青州一夕暴風

自西北天地晦冥

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

驟驟聲有日者占之

日不及五年茲地當大殺

我翰林院鈴自鳴

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

中河北用兵

井傍石自立南漢劉鋹四年宮中

夜輒自鳴

井傍石自立南漢劉鋹四年宮中

步而

玉辟邪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常置

笑一悲號俄而涕泗交

宮中數見恠物隱帝即

下輔國惡其恠破之

宮中數見恠物隱帝即

數見恠物投瓦石撼門扉乃召羣尼誦佛書以

穰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

然李業傳

聚塵如塚狀像默祈冥衛或一日

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謹矜惡之且慮
 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酉陽雜俎
木石生恠變愈謝自詩然詩韓天裂地拆日休鹿
 門隱書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恠甚也蛇鬪于鄭
 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堦天地故諱耳蛇鬪于鄭
鴟退于宋李德裕張禹論國之妖也雖蛇鬪木
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李白過有物投瓦礫
 宅在昭國坊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
 於安仁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而復還昭國
 其數將入方丈蒲室懸絲去地三尺不知鐵騎
萬餘寶應中汝南岑順者從人借凶宅居夜中
 如戰鬪兩軍步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
 三甍上將橫行擊四轡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
 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勝負相當城室**狐人立**李
 內乃是古塚明器及金象戲局也

夕盛夏夜寢于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書
 選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于庭乃狐人
 惡之將曉揆入朝其日屏相集異記**恠者不**
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皮日休**胡僧呪術**胡僧
 術生死於人太宗召壯士試之如言而生**蚩**
王漁紫石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
 云蚩蟬王欲觀魚於紫石潭魚具數十人入硯
 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畫看皆無異
聞神策浮屠像沒神策軍有浮屠懿宗嘗跪冢
錄神策浮屠像沒禮之像沒地四尺五行志冢
木流血楊謹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
 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謹矜居臨汝置田
 後計後為林甫王鐵作飛牒告謹矜本隋後
 讖諱妖言與妄人**坐缺左耳**殷踐猷族子成已
 交規復隋室坐誅

叔父敬仲得咸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耳許書囊物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物
中有一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為狗壯大噴目
視林甫射之鼎相鬪臣李適之常列鼎
十殺然有聲隨箭沒鼎相鬪臣李適之常列鼎
一膳羞中夜鼎躍出相抱關鐵胡人頭自落
不解毒耳及足皆折抱關鐵胡人頭自落
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牙
帳自破琉璃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崩
豈其類耶

由人興
妖由人興 孽非徵社宮之夢 曹政亂降莘邑
之神 號德衰 苟反德而亂常 必降灾 當有道之

日 傷人不棄常必生 無釁禍福無門 惟人積不善
之家 由已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

興 氣燄 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注
也 殃咎 哀樂失時 吉凶由人 罔有天災 伊尹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降之百殃 作善降之
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降之百殃 惟吉凶不僭在人
百殃 吉凶不僭 災祥在德 惟天降災祥在德
子不語恠力亂神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運命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傳 孔人
無釁焉妖不妄作 魏石賢士 唐有田家每於墓
之方此石人能瘡疾人皆禱之矣 魏溪魔神 荆
人愈因號石賢士封氏見聞記

神六占九

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答責僕
訪于獵者給之曰向打魚得一麝因漁而獲不
亦異乎僕依所售具事于溪溪喜曰審如是或
有靈矣因真之榻日夕薦香火數年不壞頗有
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為桂流泉南中有一
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屋其上為漢高祖
子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鬚謂之五鬚
廟而祝之又有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鬚
也國史補

寤前生

自晉鮑靚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由陽李羊祜

取環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即詣
鄰家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時人以爲李
氏之子祜也○**孔唐紹宿因**唐小說唐紹爲給事
前生身也○**孔唐紹宿因**唐中郎李邕
情好甚篤開元初詔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
書玄宗抱桴擊鼓時未三舍紹奏畢遂斬紹先

日紹謂妻曰吾自幼即省前生前世爲杜氏
女適王氏子姑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前一日姑
比夜令吾製一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忽有犬入
房觸燈燈僵地仆裙上狼籍殆遍懼姑深責遂
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刀股折復以一股
再刺犬遂斃往者斃犬乃今李邕也明日之死
行戮者必李邕豈曰就戮果李邕執**房瑄記前**
刀初一刀不能誅刀折再易乃絕焉
生爲僧唐明皇雜錄房瑄之宰廬也邢真人和
村遇一廢僧堂板竹下掘深數尺得一瓶瓶中
皆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房曰省此乎瑄
即洒然悟其爲僧時乃永公後身也

知亡日

自夫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
頽乎泗水其壞乎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石

折後漢蜀武椹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又折
象九族飲燕忽然死謝夷吾曰知云譙周子曰昔孔
三亡劉向揚雄七十一歿今吾年疑以術知假此
遺躅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假此
也命盡今日自郭璞孔豫知終日墓王績其自筮
真自筮死日豫自謂有官三年死衢州鄭相如
貝棺斂如言卒自謂有官三年死衢州鄭相如
者自滄州來師事度度未之禮問向何所業相
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
度駭然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既有官三年死衢州
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度詢吏部則
相如五十五斯壽嘗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
果死五十五斯壽山根五十五斯壽矣夢書片
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也過隙
也予生於角星昂星畢於角為第八宮吾甚厄
也杜牧自生天寶訖貞元日病既亟以命其弟回
撰墓誌

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自剋死日
矣乃自為誌而卒柳宗元張先生誌自剋死日
文粹呂才東臯子集序臨終月蝕東壁蝕東壁
自剋死日兼預自為墓誌
李泌曰吾當之矣東壁圖書之府大門將死而為
臣當有憂者未幾果不起餘見月門將死而為
神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柳侯嘗曰明年振鐸而
逝吾將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振鐸而
逝鎮州普化和尚將入滅入市乞一直接人與
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
乃曰第三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
西門去人意稍怠第四日繫棺出北門外振鐸
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
聞鐸漸遠莫測其由南部新書

再生

自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梁

國女子

書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
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
入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官
爭之宜還前夫朝廷不得以為人妖干寶婢
斷之甚妬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年少不
婢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見婢伏棺如生載還
審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悉驗後嫁之生
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悉驗後嫁之生
中吉凶輒語地中不覺惡考之悉驗後嫁之生
子孔李疑縣丞李嶷死已殯三十年宣州南陵溫泉
民光啓元年隰州溫泉民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志
紫素元君任生隱嵩山一名籍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
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
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玉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
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後女子望見呼問笑曰

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
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
須回生許飛瓊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並逸
乃寤

顧非熊再生

志 喪愛子曰夜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
其子精魂不離其家見父自誓當再為顧家子
已而再生一年至七歲兄戲批之忽曰是爾掬沙
兄何批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舉進士
撲人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斂忽有一鬼
人皆驚走即聞椎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
冠儼然入厨中少頃即出至暮家人乃敢臨
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
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既寢渴甚即入厨中飲
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
歲餘乃歸人皆呼為吳還魂稽神錄

造化十三

造化十三

白陰陽不測造化多端大塊甄形洪爐孕象氣甄三才成功

萬化玄牡為根希夷之精潛運埏埴為用無窮成形

成象諒動靜之有常陶鈞之不息萬殊之象不

同千變之形無極圓蓋方輿上騰下降形開闢而垓北氣交

氤運以無窮生而有覆載設位品物流形陰陽為炭地天

精構雖品彙萬端而生靈天長地久日往月來元氣至精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肖天地

之形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

天地之物生於有於無三生萬物大鈞播物

元氣萬物變化一氣生成陰陽陶蒸天地生植乾知坤作道生

德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好惡與人異心韓愈書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

常無以自存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造化之柄劉蕡策曰至若念陶

與人之使權造化小兒杜審言初審言病甚宋之

造化之柄造化小兒問等省候何如若曰甚為

兒相苦高議參造化韓愈赴造化何以當鑄劓

若使乘酬騁雄惟造化何以若執造化關誰為

助若執造化關題炭造化合元符白草創大還精誠

有所感傷造化為悲孰鱗祭以徵而化龜是辜宗柳

對元天對

變化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陶鈞無方變化不一生則有常變而

無極于何不有莫究其由雖變化之萬端蓋生靈一貫未始

有極其不知物既反常惑眾周穆軍士化為獾鶴

歷陽都人獸惟毛羣天馬潛而在水魚非羽族

排獸吸風而復生鼠蹈火鳥生杜宇之魄齊蟬化

形之婦化石以望夫鳥銜木牛哀病以變虎黃氏化而

為長弘血而成碧泉客泣表公用戲竹之術元緒

對焚桑察其所由考以何異野雀入水以成蛤

有同田鼠順腐草化螢野雞雖變化之多端亦

地之常理不忤物不敢惑萬異為一同女子曰天地之

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負而審於符者怪物孔拂

不能惑聖人不由近知遠以萬物為一同

蒜西域拂蒜多幻人能發火于顏水化為血崔

曾事見橘之蠹陸龜蒙蠹化橘之揮霍紛紜揮

妖怪門愈紛紜爭變化韓變化若雷霆頓書難推而射勢

難推復志賦變化成一身風雲一朝會變化心

腸一變化羞見時節覽雲測變化李白遊誰

料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郡邑為魚吏人化

驚文粹崔融啓母廟碑河淪越雋有郡母變空

乘男生破竹同上變空乘豚水之濱男生破竹

美人之虹名帶螭仙娥之月作蟾蜍精衛銜石
 而償寃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
 無歸石立武昌水變芳醪宣皇在藩時常從駕
 亭望夫而不及水變芳醪墮馬雪中夜寒甚困
 水進舉杯悉變為芳醪大遺事及以蟻王化飯
 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禽居易章君子變猿鶴
 小人為沙蟲李白古風莊周為胡蝶胡蝶為莊周
 壯周為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飯粟化為血鄭元壽
 還言今突厥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九十

